



切磋

◎陈顺源

百年老宅寄情思

◎陈玮

每逢假日,我都要回到这绿树掩映的百年老宅,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

听祖父说,这宅上的房子是曾祖父在1920年前后兴建的,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启海地区民房的建筑风格。五间丈八桐,在南北三圩已很少见,尤其屋基特高,是用开四汀宅沟的泥土堆筑的,宅的前后和两侧都有深挖的河沟,宅前架有石桥,其气派曾令多少乡邻艳羡。记得五六岁时我都不敢从这窄窄的石桥上过,只能爬着过。河沟里有很多鱼,祖父会用罾网捕鱼,我则拿着竹竿敲打水面,白鲢鱼一经水面波动,就跳个不停,乖乖跳进爷爷的罾网。

我听祖父说过,但没见到过曾祖父,连他的照片也没见过。祖父说曾祖父是个民间讼师,帮人写状子的,我想象他一定是个读过些诗书的小富的乡绅,并不属于那种小富即安之人。

我不迷信,但信这老宅的灵气,她传承了崇尚读书、俭朴修德的优良家风,孕育了一户左右有名的书香门第。曾祖父很重视读书,祖父辈兄弟姐妹都上过私塾,识些字。到我父亲这辈时,祖父继承了曾祖父的家训,哪怕卖了土地、抵押了家具、揭了房上的瓦变现,也要培养三个子女读书。父亲和姑姑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,祖父母都让他们读到小学毕业并上过初中,为他们后来参加工作奠定了基础;小叔是20世纪50年代录取的大学本科,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位大学生。

我是同辈老大,从小耳濡目染,读书非常专注,成绩优秀,正好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,应届录取。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接受了中高等教育,大都被分配到各个行业工作,逐步成长为单位的中坚力量,多人担任了领导,评上了高级职称。表弟为最,博士,在美国的

大学任教授。我幼辈中多人走出国门深造,超越前辈势头迅猛,前途大有可为。

如今,家族中所有家庭均已落户城市,老宅鲜有人住。但我总忘不掉她,时时惦记她,虽然她有些破旧,与时下农村漂亮的楼房格格不入,但总舍不得拆了她。因为她不仅仅是几间百年老屋,更是我们家族“崇书尊教”门风传承的见证人。

近年我对老宅略作修缮,保持其原样,又开辟了小花园,植以花草树木、瓜果蔬菜,让其永葆生命活力。父母辈已年迈,呵护老宅的任务落我肩上。现在我也退休了,时不时开车回宅上看看,除除草、浇浇水、喷洒个农药什么的,乐此不疲,顺便还可与我的老邻里们叙个旧、拉个家常。

陈氏老宅,我魂牵梦萦的心灵圣地!我要倍加小心呵护您,让您的灵气惠及我们的子孙后代。

云和梯田

◎低眉

有几田稻子在风中等人
有三五只黑的白的羊在田里吃草
梯田敞开,连同在梯田里拾掇

的农人
云雾没有升起
被我们看见的

是高低和错落的本质
这里是江南晚熟的秋天
野草药顾自摇曳

伊人如月

◎韩玉光

人间的光芒
永远是用不完的,一个人
在江边看月亮
就会发现自己
已变成无数的星辰

分身在浪花中
时光只有在一首诗里
才可以倒流
当一个人来到梦里
砍那月中的桂树

新的枝条,就会像新的一天
在梦外长出来,这一生
每个人都是光的孩子
每个人都打着灯笼
想照亮自己的影子……

重叠重复的幸福

◎澜波

偶尔,生活会敲响简单的喜悦
落进清脆的笑声里
去释放一些肆意的情感
又在生命中升腾无限希望

日子,永远不会相同
可那些滋生的美好
自始至终都算数,然后
萦绕成重叠重复的幸福

故乡与爱,是支撑情感的力量
当爱着,当被爱着
源自旧时岁月的深情
足以盈满将来的每个日夜

读萧萧

◎刘白

灯下漫笔

在南通那么多写诗的人当中,我以为,我与萧萧是走得近的。因为,我喜欢他诗歌中的透明、纯真、率性、雅致。当然,这并不是自许我就是那个最能够读懂他诗歌的人。他的诗,有如明前的茶,如果匆匆一品,是一种明快的感觉;如果细细品味,又生出些许绵长和浓郁的滋味。像花露烧,但没那么浓郁;像青酒,但多了一点热烈和思索。这只能是从他诗歌中品味到,归结起来,是诗人对自然与美的敬慕与担忧,让他的诗歌生长出如此独特的味道。

诗人内心充满阳光,所以,诗人的作品总体上是明快的。乐观、健康、向上,是诗歌中时时见到的旋律。生活可以平淡甚至略带沉重,但诗歌的翅膀还是需要轻些,再轻些,最好能够飞翔。萧萧的诗歌就是这样的。轻,意味着看透生活的本质,穿越生活的磨难,又始终爱着生活,得出超然物外的感悟。诗人写到《大海内心的盐》,“……大海内心的盐/有着我们相同的身世和卑微怎样才能看清大海的一生——/究竟有多少辛酸的往事/不肯诉说。不肯将沧桑风雨/明白地袒露”。尽管诗人可能经历过坎坷或者挫折,但诗人始终对生活充满热爱。

萧萧诗歌中的比喻和意象,来自身边、来自自然、来自人们熟悉的事物,但他能从熟悉中抽出奇异的意象,且比喻恰到好处。比如,在《内心里的长江(组诗)》一诗中,诗人所抽出的意象,对作为同住在长江边的我,有着阅读快感和视觉冲动。对长江我早就熟悉,但却不能如萧萧一样写出那样的句子:“往来船只仿佛轻轻划过一匹/上好的丝绸,却不损伤它的质地/呜呜风吹,江水不闻不动/兀自慢慢地,流过经久的人世和光阴——/一个闲庭信步者,取出内心的浩瀚/而我忧虑,车内狭窄,我心狭小/虽枕长江多年,但它只给一滴仓促的露水。”(《车过苏通大桥》)。这种意象和体验,无疑给了我们新鲜感和奇异感。

对自然与美的倾心与发现,让萧萧的诗歌散发着青草的气息。对自然的偏爱,从自然中感知温暖,是萧萧不自觉的行为。在《在春风荡漾的夜晚,慢下来》一诗中,“面对春风吹拂的夜晚,如同重逢久违的爱情/我只想脚步慢下来,眼神慢下来/而后,时间跟着慢下来:小心翼翼的言辞,停在夜露宽厚的额头。”对自然的爱,让诗人总是发现美,使诗人总是收获意外惊喜。他对自然与美,用得最多的词是敬慕和担忧。这些意象,在《自然的箴言(组诗)》《比草还低》《野草》《撞上一只藏羚羊》等诗歌中均有完美体现。

前苏联布罗斯基曾说过“诗歌像一匹黑马,在人群中寻找适合它的骑手”“诗到语言为止”。词和句在萧萧笔下是温顺的,那就说明这些词和句找到了适合它的骑手。我与诗人讨论诗歌时,共同的认识是,诗歌可体裁多样,写法多样,但唯一不能缺少的共性是:诗意。想象丰富,是萧萧诗歌的一大特色。萧萧的诗,大多很短,没有多余的词,没有多余的句,但想象丰富。这些词和句,恰到好处地生长,使他的诗歌有一种天然的活力和内生的张力。